

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

從舊約希伯來信仰談起

胡淑琴¹

「時間」是什麼？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對基督徒來說，「時間」又具有什麼特色呢？本文作者藉著聖經的啓示文件，從希伯來信仰的時間觀，談到新約基督徒的時間觀，並對今日活在梵二大會議之後新世代的基督徒對這問題，提供一些有意思的省思。

前 言

「時間」是什麼？現今以鐘錶，或古時以沙漏、日晷等工具來具體衡量與計算的時間，學者稱為「物理時間」。以社會事件來表達，如「日據時代」、「光復以來」、「扁政府時代」……等，重點不再是客觀的物理時間，而是這事件的社會意義，學者稱為「社會時間」。人生理運轉的週期有其「生理時間」，人主體經驗的感受一下班前的十五分鐘感覺好長，與知己暢談三個小時卻覺得很短，這是「心理時間」²。「時間」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連聖奧斯定也曾對時間感到困惑：「什麼

¹ 本文作者：胡淑琴，耶穌孝女會修女，輔大神學院教義系畢業，現就讀於輔大宗教學系博士班。

² 參閱：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9），75~78頁。

是時間？如果沒人問起我的話，我尚且知道；但如果我企圖向詢問者解釋它時，我卻一無所知」（*Confessions*, XI, 14）。

海德格未給「時間」（time）下定義，卻著手區別「時間」（time）與「時間性」（temporality）的概念。他注意的重點不在於「時間」是什麼，而是「時間性」如何對人產生意義。他從人主體之存在的角度，認為「時間性」乃人（Dasein）存在所蘊含的「將來」、「過去」、「現在」的三個焦點；而人之所以能夠衡量時間，之所以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概念，這是建基於人的時間性，因為人有「憶存」（retaining）、「踐行」（acting）和「等待」（awaiting）的經驗，這三者分別給人開展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角度³。

因此，每一個人都有一套看待時間的方式，來組織日常生活的經驗，分別歸類於過去、未來和現在。時間不只帶著個人的口音發言，每個文化也都有一套獨特的時間紋路。「時間性」是一個深奧的主題，可以有非常多元的探討，本文僅試圖從片斷的聖經資料來反省希伯來民族和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⁴；最後，從目前的生活世界來反思信仰，並略提宗教交談宜注意的要點。

³ 參閱：關永中著，《神話與時間》（台北：台灣書店，1997），179~188 頁。

⁴ 關於聖經中的時間概念，可參閱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譯，《神學辭典》（台北：光啓，1996），351 號〈時間〉，454 頁；以及 Xavier Léon-Dufour 著，聖經神學辭典編輯委員會譯，《聖經神學辭典》卷二（台中：光啓，1977），136 號〈時間〉，334~341 頁。

一、希伯來信仰的時間性

猶太人有相當精確的天文曆法可計算物理時間⁵，但是這民族的「時間性」——即他們對時間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看法，則深受雅威信仰的影響。筆者把資料的探討限定在《創世紀》第一章和《聖詠》第 136 首，重點不在詳細的經文詮釋，而只限定在與時間性有關的理解，及這種時間性如何影響他們對在空間中存在的萬事萬物的看法。

(一) 《創世紀》— 1~31⁶

聖經《創世紀》第一章的內容，是一篇創世的神話。Hans Küng 指出「創世神話」不同於「創世事件」，而「末世事件」也與「末世神話」有別。由於「創世事件」與「末世事件」都不是人類經驗所及，人們只能用神話、隱喻或象徵等方式，來表達對創世和末世的理解⁷，而神話的敘述中常包括人們對時間和對空間的看法。

《創世紀》第一章屬於公元前五至六世紀的司祭典作品，莊嚴的禮儀性和平穩的秩序是其特色，天主在六天中創造與第七天的休息，亦符合以民看重安息日的生活緊湊。Neher 認為，《創世紀》的敘述同時涉及「宇宙」和「時間」的誕生，而第

⁵ 參閱 Andre Neher 所寫之〈猶太教中的時間經驗知覺〉收錄在《時間與文化》論文集，此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與淑馨出版社合作出版（台北，1992），191~202 頁。

⁶ 這部分資料參考：關永中之《神話與時間》，298~327 頁，以及 Andre Neher 所寫之〈猶太文化中的時間觀和歷史觀〉《時間與文化》，176~190 頁。

⁷ 參閱漢斯昆著，《做基督徒》上册（台北：光啓，1993），254~255 頁。

1 節 'Bereshit' 之正確的中譯，應是「在時間的開始」(in the beginning)，而不是「在起初」(at the beginning)，因為天主的創世行動佔據了一段時間，天主教在「時間」中實現了祂創世的行為⁸。

《創世紀》第一章與當時中東其他神話有別的，是唯獨用在雅威的動詞 'bara' (說)⁹。聖經作者強調，天主只要「說」而「事就成」，不像其他神話中的神祇必須努力戰鬥才能創造。這思想也隱含指出一切受造物—包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飛禽走獸和受造高峰的「人」，都是在雅威大能的權下，一切受造都被剔秘，都沒有任何神秘的能力。因此，古代中東神話之各種神祇在空間中的戲劇性衝突與戰鬥，在希伯來信仰中被完全剔秘，被壓縮在一個瞬間，即天主的創世行動中。

在時間的序列下，空間中的存在陸續登場，空間的存有隸屬於雅威在時間內的創造，難怪 Abraham Heschel 認為猶太人可謂是「時間的創立者」¹⁰，而《創世紀》第一章對於時空的

⁸ 釋經學者對於《創世紀》第一章 1~3 節有不同的詮釋，比較有說服力的看法是認為第一節「在時間的開始，天主創造了天地」為一個獨立的句子，做為後述整章的摘要。這看法有其可靠性，因為在創五 1，六 9，十 1，十一 10 也都是以獨立的句子來開始。至於 'Bereshit' 這個字可能不是指一切之絕對的開始，而是指有秩序的創造的開始，包括時間的秩序。時間是當天主使萬有呈現秩序狀態時才開始，而天主七天的創世行動為後代的人建立了時間的模式(創二 1~3)。參閱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Abingdon Press, Nashville 1994, vol. I, p.342。

⁹ 參閱蘇廿一 45，廿三 14，列上八 56，依五五 11，詠一〇七 20.....等。

¹⁰ 參註 5，176 頁。Neher 引用 Abraham Heschel 的話，指出埃及人

思維，也的確給歷代的人類帶來挑戰。

（二）《聖詠》第 136 首

這篇《聖詠》是最具禮儀用途的詩歌，聽衆在每節領唱之後答唱「因為祂的仁慈永遠常存」，是一篇真正的「答唱詠」。由於《聖詠》作者引用不少其它聖詠或歷史資料，釋經學者大都認為是晚期的作品¹¹。

作者首先邀請衆人感謝天主，第 1 節「請眾感謝上主，因祂寬仁」，與最後第 26 節「請眾感謝天主上居天庭」前後呼應。感謝的緣由首先是因為祂是至高無上的真神，超越所有民族敬拜的任何神祇（2~3 節）；接著感謝天主的創世，《聖詠》作者按照《創世紀》第一章的時間序列描述雅威的創造工程（4~9 節）；然後進入以色列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事件的時間序列。

希伯來人很早就受到雅威一神信仰的影響，由於雅威並不是一個超越人類歷史的神，而是進到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中，與他們建立「你—我」之位格性盟約關係的天主，這關鍵概念形成了希伯來民族特有的歷史觀。他們把信仰與歷史相連，以雅威為歷史的救主。在他們眼中，歷史成為雅威實現祂救恩計畫的場合，天主的救恩透過歷史事件而實現（10~22 節）。希伯來的歷史可說是一種被神話化的歷史（Mythohistory）。

或希臘人可作為空間的創立者，羅馬人為國家和帝國的創立者，基督徒為天國的創立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猶太人，他們可謂是「時間的創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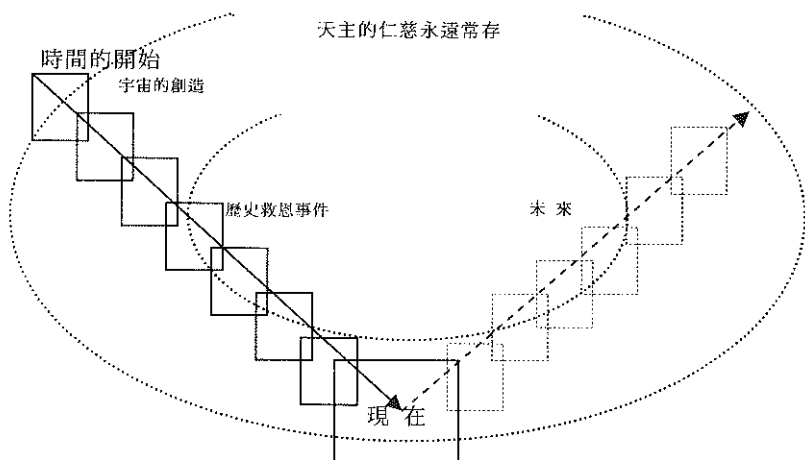
¹¹ 參閱韓承良著，《聖詠釋義》（台北：思高聖經學會，1980），817~822 頁。

雅威在歷史中的救恩事件並非成了單純的「過去」，作者在 23~24 節話鋒一轉，把歷史的救恩事件與「現在」相連：「他懷念了我們遭難的人」，「他救拔我們脫離了仇人」，這裏涉及一個重要的時間概念：anamnesis「紀念」。

由於希伯來人深信那進入人類歷史施行救恩的天主，祂既然在「過去」實踐，當然也可以在「現在」重行祂偉大的救恩奇事，因為「祂的仁慈永遠長存」，天主的仁慈綿延在歷史一切的時間中，從過去直到現在，且綿延至「未來」¹²。因此，希伯來人每次在「現在」紀念天主在過去歷史的救恩事件時，似乎從現在拉出一個廣角鏡，包括了過去和未來，因為天主的仁慈在時間中綿延不斷、永遠常存。他們深信天主必如同過去一樣，在現在和未來照顧「我們」和一切眾生靈¹³。下述圖形或許可約略表達這種時間性：

¹² 希伯來人深信「雅威」在歷史中展現自己，但究竟雅威的「永恆」是「非時間性的」（timelessness）或「無限時間的延伸」。關永中綜合學者們的看法，認為「永恆」等於「非時間」或超越時間的看法，在古希伯來人中並不明顯，而是後來基督宗教神學發展的成果。在舊約以民的單純信仰中，他們僅深深肯定領以民出離埃及的天主必會與他們同在，在他們遭逢困厄艱難時，上主會忠信於祂的許諾而施予救援。參閱註 5，321~327 頁。

¹³ 同註 10，821 頁。《聖詠》第 25 節突然冒出天主賜食物給眾生靈，與上文脫節，也斷了全文的氣勢，有釋經學者揣測，可能屬於另一篇讚美天主照顧一切生靈的聖詠，但無法肯定。



設想《聖詠》作者處於「現在」的位置，時間的進程彷彿一道畫廊，在不同定點掛著一幅幅創造的圖像（天穹、諸水、大地、太陽、月亮、星辰……）和歷史救恩事件的圖像（出埃及、紅海分開、以民在海中行走、法郎軍隊被淹沒在海中、以民在曠野、強悍的異民國王被殺、以民進入福地……）。在空間中所發生的一切，都隸屬於天主的創造與救援的時間中。面對未來，《聖詠》作者雖未提出任何圖像，但是他肯定天主必將持續照顧，因為天主的仁慈在一切時間中永遠常存，祂將持續在未來伴隨以民同行。希伯來人的末世思想主要是根據對雅威的體驗，既然祂實踐許諾，祂是有未來、有計畫的天主，所以他們滿懷希望。這種末世觀是一種「未來的末世觀」，末世發生在遙遠的未來。

到了舊約晚期，緊接著智慧文學的是默示文學（達七～十

二，則卅三～四八)。聖經作者以神視或夢境勾畫未來的圖像，必須從其時代背景切入才能瞭解其寓意。默示文學對於未來的推測常奠基於過去的歷史經驗，若純屬未來的預言，釋經學者認為經文本身的內容和意義不大，其重要性在於鼓勵陷於信仰危機的以民繼續對雅威懷抱希望¹⁴。

二、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

在公元前後的一、兩百年間，猶太人熱切盼望天主派遣默西亞來拯救以民，並重建以色列王國¹⁵。初期基督徒相信納匝肋人耶穌就是雅威所許諾的默西亞，但不局限為以色列民族，而是全人類的救主。由於初期信友幾乎都是猶太人，生活在猶太信仰的傳統中，其時間性和歷史觀與猶太傳統相近，不同點在於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基督事件」成為新約基督徒時間性的核心。

新約並非單純地記載歷史事件，它基本上是耶穌復活的見證人所宣信的文件，而信友對時間的看法與他們對耶穌的認識和宣信有關。初期基督徒生活在活潑而多元的信仰傳統中，對耶穌基督的認識有其發展的過程。這部分僅先簡單介紹他們對耶穌的認識，然後從新約中選擇三個與時間有關的詞彙來切入，即「時辰」、「現在」和「今天」，希望能粗略地探討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

¹⁴ 參閱〈默示錄文體〉《聖經辭典》2482 號（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75）。默示文學的時間圖，或許可把圖一之未來之虛線的部分改為實線，把未來線的箭頭從未來轉到現在。

¹⁵ 他們期待的「默西亞」未必是末世性的「人子」，亦能是一位被天主傅油，類似以民歷史中的民族英雄。

(一) 簡述新約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認識

1. 初期巴肋斯坦的教會從「兩個中心」來了解耶穌基督：天主使耶穌復活了（宗二 24，32），這位「上主之僕」耶穌「被立為主，立為默西亞」（二 36，三 13），信友期待他末日的來臨。我們可以看到線性的時間「從前到後」的兩個中心，即耶穌的復活和耶穌的再度來臨，信友生活在迫切期盼「主再來」（Parousia）的氛圍中。
2. 希臘化的猶太教會則提出「從下到上」之「高舉」的基督論。信友在耶穌復活的光照下反省歷史耶穌的言行，認出他在世時已是默西亞、天主子。《馬爾谷福音》把耶穌默西亞的身分，從十字架的死亡復活往前提到他受洗的時刻，《路加福音》和《瑪竇福音》更往前提到耶穌的誕生，指出耶穌由聖神受孕，他從生命的開始已與天主密切有關。
3. 外邦教會從耶穌基督的「先存」指出「由上到下」的「降生基督論」。受到聖經晚期之智慧文學的影響，《若望福音》的序言已清楚肯定耶穌基督的先存，降到世上實踐救恩的使命，並在戰勝死亡的惡勢力之後復活升天，回到原處。

儘管新約基督徒對耶穌的認識有不同的傳統，在不同時期也有其特點，但相同的是他們都肯定「歷史的耶穌」就是「信仰的基督」。他是雅威派遣到世上來的默西亞，是全人類的救主。對耶穌基督的信仰深深影響了他們對時間的看法。現在，我們進一步從詞彙來探討。

(二) 三個與「時間」有關的詞彙

1. 「時辰」(kairos)

新約採用「時辰」(kairos)¹⁶之主要神學意義是「關鍵時刻」。初期教會根據耶穌復活的信仰，肯定他是永生天主之子、是默西亞時，教會團體認為雅威天主在舊約時期的一切救恩計畫與安排都是「許諾」，都指向耶穌基督。天主的「時辰」在耶穌基督身上出現，並在他身上達到高峰和完成，「未來」的世代也指向耶穌基督之末世性圓滿。

因此，耶穌基督整個生命成為雅威在歷史中的具體涉入，因為「時期一滿(kairos)，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迦四 4)。耶穌首次在加里肋亞的宣講是：「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谷一 15)。福音作者常把耶穌的公開生活—他的宣講和行動—與天國的來臨聯繫起來(瑪四 23，五 11，十二 28，路十一 20)，可惜當時的百姓未能觀察出這「時機」(路十二 56)，耶路撒冷也沒有認

¹⁶ 'kairos' (時辰) 這個字在非聖經用語中可以指一個決定性的地點、場合或時刻，比較與倫理有關，人有責任把握時機，答覆特殊時辰的要求。舊約《七十賢士譯本》採用此字的主要意義是「關鍵時刻」，強調神聖時間的指定甚於倫理層次的要求。'kairos' 指天主的時間，舊約智慧傳統之「事事有定時」的教導(訓三 1~15) 與此概念有關。新約中未用'kairos'指「地點」，只有一次指「機會」(希十一 15)，最主要的用法指「關鍵時刻」。參閱註 3，Xavier Léon-Dufour 著，《聖經神學辭典》卷二，137 號(時刻)，334-341 頁。亦可參閱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Mich, USA, reprinted in 1990, s.v. "kairos" by G. Delling in One Volume, pp.389-390。

出上主眷顧的「時期」(路十九 44)。耶穌生命中最重要「時辰」是他的苦難(谷十四 35, 41; 若七 30, 八 20, 十二 23, 27, 十六 32), 那是他離世歸父的時辰(若十三 1, 十七 1)。「時辰」也可指「人子」的再度來臨(瑪廿四 44; 路十二 40), 和他在光榮中的最後審判(默十四 7)。

聖保祿曾滿懷喜樂地詠唱：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因為他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為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是全照他在愛子內所定的計畫：就是依照他的措施，當時期一滿(kairos)，就使天上和地下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弗一 3~10)

「主的時辰」在新約中成爲一個專門的詞彙，表達天主的救恩具體經由耶穌這個人而進入人類歷史中，「主的時辰」成爲基督徒時間性的核心：耶穌基督的誕生、宣講與奇蹟、苦難死亡、復活的逾越奧蹟、他在末世的審判，都成爲救恩的「時辰」。若望《默示錄》肯定耶穌基督是「阿耳法」(Α)和「敖默加」(Ω)，是最初的和最末的，是元始和終末(默廿二 13)。耶穌基督成爲歷史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核心，成爲時間的滿全。

2. 「現在」(nyn)

「現在」¹⁷ 這個字的一般用法，是表達時間的副詞或分詞，在新約中因著天主的揀選，「現在」成爲「神聖的時刻」¹⁸。

¹⁷ 同註 1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s.v. "nyn" by G. Stahlin, 658~661 頁。

¹⁸ 中文譯文因配合上下文而稍有出入，可譯爲「現在」、「從現在

新約也常用「現在」表達耶穌離世的關鍵時刻，然而「現在」在新約中比較獨特的神學意義，指聯繫兩段長久時期的「中間時期」。

初期基督徒深信天主會賜予人類歷史一個新的轉捩點，而關鍵就在「現在」。舊約先知對未來的許諾已在耶穌基督身上完成，而藉著「紀念」的概念，歷史耶穌所完成的救恩在「現在」實現：「現在，我們既因著他的血而成義」（羅五 9），「可是現今天主卻以他血肉的身體，藉著死亡，使你們與自己和好了」（哥一 22）。早期的基督徒從「現在」看過去，追溯到天主的創世和在歷史救恩工程中的許諾；也從「現在」看未來，即耶穌基督在末世來臨的審判和祝福。他們蒙受天主恩寵的選拔，生活在「現在」（羅十一 5），一方面與過去聯繫，而過去有其黑暗和罪的一面；但同時也和未來的正義、救恩和自由相連，聖神的德能「已經」在「現在」開展。

由於「現在」處於「已經」和「尚未」的張力中，初期的基督徒有時也會從「未來」來看「現在」：「我實在以為現時的苦楚，與將來在我們身上要顯示的光榮，是不能較量的」（羅八 18）；「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我現在所認識的，只是局部的，那時我就要全認清了」（格前十三 12~13）；「可愛的諸位，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但我們將來如何，還沒有顯明；可是我們知道：一顯明了，我們必要相似他」（若壹三 2）。因此，基督徒懷著希望，生活在熱切期待主再來臨的「現在」中。

起」、「這個時期」等。參閱路二 29，五 10，十二 52，十六 25；若四 23，十四 7；宗十八 6，羅十三 11。

3. 「今天」 (semeron)

「今天」¹⁹ 這個字在新約中的神學意義與「許諾的滿全」有關，《路加福音》的作者多次強調天主的救恩在「今天」實現了：「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二 11）。耶穌首次在納匝肋會堂中講道，便宣佈「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四 21）。匝凱與耶穌的會晤充滿著不可言喻的喜樂，因為耶穌主動對他說：「匝凱，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十九 5），他肯定「今天救恩來到了這一家，因為他也是亞巴郎之子」（十九 9）。耶穌對懺悔的右盜慈悲地保證：「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廿三 43）。

面對許諾滿全的「今天」，人的回應必須是專注地「聆聽」，並做「選擇」。這概念在舊約的《申命紀》非常明顯，《申命紀》的作者經常在一段勸勉之後使用「今天」這詞彙，邀請以色列子民在「今天」要聆聽天主、遵行祂的誠命，並做出選擇²⁰。天主子民在「今天」的選擇，將成為天人盟約的基礎：

「上主你的天主今天吩咐你遵行這些法令和規則，你應全心全靈謹守遵行。今天你明認上主是你的天主，願履行他的道路，謹守他的法令、誠命和規則，聽從他的話。上主今天也照他對你所說的，明認你為他特屬的人民。」
（申廿六 16~18a）

《聖詠》作者也邀請以民要「聆聽」天主的聲音，不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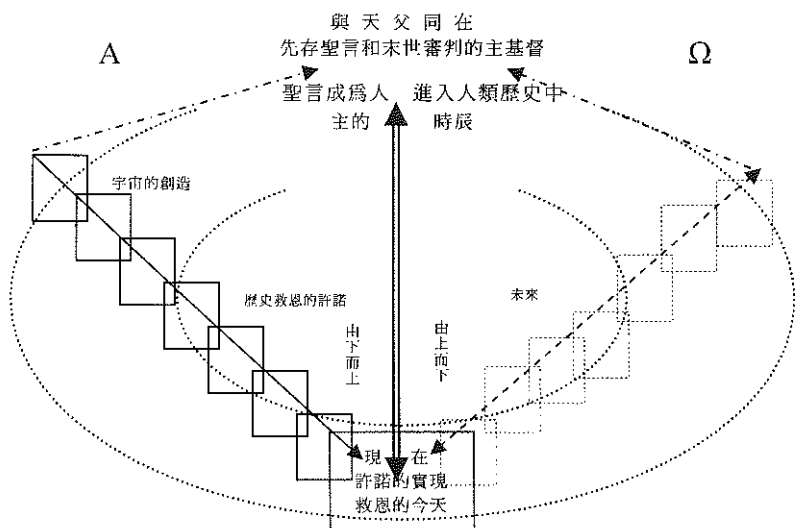
¹⁹ 同註 1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s.v. "semeron" by E. Fuchs, pp.1024~1025.

²⁰ 參閱申六 6, 七二, 八 1, 十 13, 十一 13, 26, 32.....。

在默黎巴那樣心硬（詠九五 7）。新約《希伯來書》的作者重述《聖詠》作者的勸勉，因為「今天」是天主所重新指定的日子（希四 7），邀請基督徒要聆聽，但聆聽的對象已不是達味或梅瑟，而是至高者天主的兒子、已被立為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的耶穌基督（希五 5~6），他「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的」（十三 8）。

從上述三個詞彙的簡單探討，多少可以看出初期基督徒的時間性：他們以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為時間的核心和滿全，立足於「現在」這時期，雖與過去罪的幅度有所聯繫，但基本上已生活在基督救恩的國度中。他們確信救恩已在「今天」實現，而「今天」是天主所指定的日子，基督徒要把握「今天」這個「時機」做抉擇，要聽從天主子耶穌基督的聲音。

下圖嘗試表達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



設想我們站在新約基督徒之「現在」的地方，他們一方面與舊約的希伯來人一樣，觀看宇宙和人的受造。對於耶穌是基督、是天主子的認識，使初期的基督徒逐漸在一切受造物中都默觀到某種「基督性」，因為「在時間的開始，已有聖言」，聖言並非雅威在「時間中」的受造物：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他而造成的。」（若一 1~3）

「因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都是在他內受造的：一切都是藉著他，並且是爲了他而受造的。」（哥一 16）

新約基督徒也在耶穌復活的光照下重新詮釋歷史的救恩事件，天主教在歷史中的拯救行動成爲救恩的「許諾」（宗廿六 7，迦三 16）或「恩許」²¹，這許諾和恩許在降生的耶穌身上完成。至於「未來」，門徒們生活在「主已來臨」和「主將再來」的末世氛圍中，相信主的「時辰」將滲透並聖化每一個「現在」，聖化每一個「今天」。

因此，基督徒以「主的時辰」逐漸建構了「禮儀年」，把時間開始的「創造」和時間終末的「主將再來」全部納入基督內，以「主的復活」爲核心²²，往前建立了四旬期、聖誕期和

²¹ 參閱宗十三 23：「天主按照恩許，從他的後裔中給以色列興起了一位救主耶穌。」宗十三 32：「我們現今也給你們報告喜訊：就是那向祖先所應許的恩許，天主已給我們做他們子孫的完成了，叫耶穌復活了……」

²² 祝聖復活蠟時，主祭說：「基督，過去和現在，元始和終結，阿耳法和敖默加，時間屬於祂，世代也屬於祂，願光榮和權力都歸

將臨期，往後建立了復活期和常年期，最後以「基督君王節」來結束禮儀年度。集禱經邀請信友們頌揚天主父在愛子內重整一切，並拯救普世人類的大恩。

藉由禮儀年的參與和對聖言的接觸，基督徒生活於「現在」這時期，在「今天」做抉擇，參與「主的時辰」，融入復活主的生命與死亡的逾越奧蹟中，並讓時間滿全的天主子聖化我們的時間和生命。面對這位「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的耶穌基督（希十三8），我們也可以和新約的基督徒一起，以若望《默示錄》最後的結語懇切呼求：「阿們。主耶穌，您來罷！」（廿二 20）

三、對信仰時間性的簡短省思

上述簡單介紹舊約希伯來信仰和新約基督徒對時間的看法，及新約信仰的時間性對今日基督徒禮儀生活的影響。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基督信仰的時間性應不只影響基督徒的禮儀生活。梵二大公會議邀請教會全面革新的兩個重要原則，即一方面返回信仰的根源，尋求福音的光照，以耶穌基督為核心的參考點；另一方面則邀請我們向聖神開放，聆聽時代的訊號，並做出恰當的回應²³。這兩原則都邀請我們立足於「現在」，肯定救恩的「今天」，覺察主的時機（kairos），並在聖神的光照下做「選擇」。這種時間性與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非常相近。

若從具體的「生活世界」來反省，可以進一步覺察「時間

於祂，直到永遠，阿們。」

²³ 這兩原則散見於梵二文獻中，在《教會在現代牧職憲章》和《修會革新生活法令》中尤為清楚，前者可參閱第 4、11、44 號，後者參閱第 2 號。

性」對我們生活經驗的多元影響，以下僅從個人信仰層面、牧靈服務和宗教交談這三方面來談：

(一) 信友的個人層面—培養基督信仰的時間性

每個人面對雜多的生活經驗時，在潛意識裡都有自己的一套編排時間的密碼，分別把經驗加以組織，歸類到過去、現在或未來。換言之，人主體的內在結構中可以找到自己的「時間性」。有人著重「未來」，有人則沈緬於「過去」。有的人的「現在」彷彿只是線性時間上的一個小點，來去匆匆而常感覺時間不夠用；另有些人的「現在」像是一個大區塊，可以安適其中，而不在意過去或未來。總之，時間性帶著每個人的特點，可算是「個性」，它深刻影響我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若把個人潛意識的時間性圖形化，則可畫出自己的「時間線」，通常會是個有趣的經驗²⁴。

對時間的看法因人而異，不同時代也有其差別。今日基督徒所處的客觀世界和內在建構的時間性的方式，與新約時代有不少差異。然而從信仰啓示的角度來看，新約是後代基督徒信仰上的標準之書，因此我們有必要和新約交談。理解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需要努力，但多少使我們感到安慰的是初期教會團體中，並非每位信友都能正確無誤地以復活的基督為時間的滿

²⁴ 關於「時間線」在心理和輔導方面的探索，已由近 30 年在美國崛起的 NLP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神經語言程式學派) 發展為一種專門的技術，在實務上有很強的功能。參閱史提夫·安祖和康尼瑞兒·安祖著，《改變未來》續集(台北:世茂, 1996), 21~56 頁。亦可參閱於 2000 年由中國生產力中心出版的《相信·你能夠》，329~365 頁。

全，以他為核心來建構其個人的時間觀、世界觀與人生觀²⁵。他們和我們一樣需要學習，尤其是透過個人和團體的祈禱、參與聖事、團體中信仰經驗的分享，以及在復活的主內熱忱服務。藉由整體信仰氛圍與互動，基督徒逐漸深化內在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和經驗，逐漸以他為自己的生命和時間滿全的中心。

今日的基督徒面對忙碌的生活緊湊和凡事講求效率的時代，有不少時刻會感到內在的張力與衝突，需要我們以基督信仰的「時間智商」來面對、轉換和處理²⁶。我們需要花時間祈禱，領悟耶穌對匝凱和對我說的話：「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路十九 5b, 9）；需要在祈禱中經驗到：「看！如今正是悅納的時候；看！如今正是救恩的時日」（格後六 2b）。我們也需要深化參與禮儀的意識，進入禮儀內在的韻律，並在團體分享和虛己的服務中，向基督奧秘的臨在開放，讓基督信仰的時間性日益自然地內化到我內。這不完全依靠個人的聰明才智，更需要謙虛地向天主開放，讓復活

²⁵ 新約中有不少地方提到耶穌對門徒的責斥（例如門徒們彼此爭論誰最大……），以及後來宗徒們對教友團體的譴責（格前五 1~8，六，十一 20~22），有的信友以「主將再來」為藉口遊手好閒……等，宗徒們苦口婆心勸勉他們要以堅忍和虔敬來等待「主的來臨」（雅五 7~8；伯後三 11）。可見初期基督徒團體非但不完美，尚且有許多瑕疵，與今日基督徒團體類似，只是不同時代有不同問題和困難而已。

²⁶ 筆者借用 Robert Levine 在《時間地圖》（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書中所使用的「時間智商」這詞彙。作者原意指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時間觀，居住或穿梭在兩個文化交接的「河口」地帶的人，必須有「時間智商」，以恰當而相稱的時間觀來面對不同的人事物，才能悠遊自在地享受人生。

的主來轉變我們。

（二）牧靈服務方面—應與牧靈對象的時間性交談

儘管「聖與俗」的區分不是非必要不可，但從事牧靈服事者若能敏感到牧靈對象處於哪種時空，相信會有很大的幫助。人是經由五官來感受，如果空間方面的地點已經固定，適當的佈置和裝飾會有幫助。另一方面則是時間性的引導，無論是禮儀的安排、感恩禮的流程、神父的證道、個別或團體的分享、神修輔導與陪伴……，恰當的引導是不可或缺的，但往往太多的「言論」卻幫助不大。若有需要，可配合燈光、音樂、聖歌、聖像、香爐、姿勢……，這一切都在引導人的潛意識從俗化的時空轉變到信仰的時空，逐漸引導人開啓內在另一種時空的向度，準備自己與神聖的會遇。

更進一步，我們需要學習在潛意識的層面與他們的時間性交談，幫助他們從自己的時間性進到基督信仰的時間性中，從信仰的時間性來重組其個人的經驗，進而經驗到天主在他生命中具體的救恩。重溫舊事的祈禱即是一例²⁷。

（三）有關宗教交談的簡短省思

宗教交談是近年來日益重要的主題，可謂是時代的訊號之一，目前雖有不少進展，但困難仍在。有的學者指稱基督信仰的排他性，提出「一個基督，多元降生」的說法，耶穌成爲‘A Christ’而不是‘The Christ’，因爲同一位「基督」亦在不同的宗教傳統中降生。這是一個複雜的神學問題，無法在這篇短文中

²⁷ 參閱 David J. Hassel, S.J. 著，蔡梅玉譯，〈重溫舊事的祈禱—與基督共享回憶〉，《神學論集》37期（1978秋），415~434頁。

討論。然而，若簡單反省新約基督徒的時間性，「耶穌是基督」有其特殊的神學意涵，並非只是膚淺「詞彙」的表達而已。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基督」這稱號在新約中的意義，這稱號為今日基督徒的意義，以及若用在不同的宗教傳統中，對方信友又會如何瞭解？詞彙意義的澄清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在嘗試進行宗教交談時，基督徒不只須瞭解基督信仰的時間性，也須試圖瞭解對方宗教傳統的時間性，及該傳統的信友在今日對時間之過去、現在、未來的看法是否有所轉變。總之，時間性是每一宗教傳統所保存之詮釋時間的一套看法，時間性深深影響著該宗教傳統的人觀、世界觀和救援觀。因此，對不同宗教傳統的時間性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應是宗教交談的重要條件之一。

結 語

上文對於希伯來信仰和新約基督徒之時間性的簡短探討，已可看出「時間性」對一個民族和一個信仰傳統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基督信仰透過禮儀的象徵和讀經，讓今日的基督徒承繼信仰的時間性，培養信友從信仰的角度來組織生活中的各種經驗，不僅只簡單地歸類於過去、現在或未來，更重要的是在於我們如何從信仰的角度去詮釋這些生命的經驗，而在詮釋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漸建構出對自我身分的認同和肯定。不僅為個人如此，為族群、社會、民族、信仰傳統亦然。

「時間性」是人對時間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看法，對個人或群體而言，它雖有某種穩定性，但並非一成不變，而會隨著時代和人們多元的理解而調整或改變，它基本上是處於「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基督徒身分的認同與加深也是在過程中發

展。因此，我們需要與新約交談，需要與自己成長和生活背景所形塑的時間性來對照。一旦時間性的概念從潛意識浮現到意識層次，我們即可以有所選擇。

但願我們無論處於什麼情況，面對怎樣的人地事物，都能選擇以「主的時辰」來組織我生命的經驗，能夠認出「救恩的今天」，專注投身於「現在」，認出天主在這「時機」對小我和大我的邀請。即使無法在事前、在「現在」明顯看出來，期盼可以在事後與《聖詠》作者一起回顧，認出「天主的仁慈永遠常存」，並懷著基督徒的盼望邁向未來。